

西汉人口地理

葛剑雄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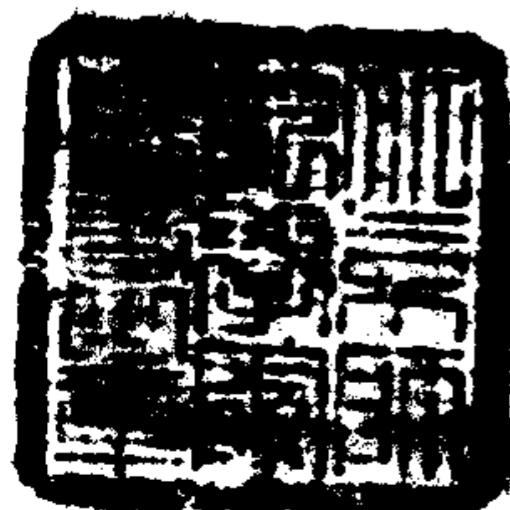
人民出版社

西汉人口地理

葛剑雄著



人民出版社



1091901

封面设计：倪天煦

西汉人口地理

XIHAN RENKOU DILI

葛剑雄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32开本 6.75印张 147,000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200

书号 11001·812 定价 1.85 元

序

葛剑雄同志的博士论文《西汉人口地理》即将出版了，我感到很高兴，这不仅因为他是我指导过的研究生，而且因为这是我们新中国出版的第一篇历史学博士论文。

关于这篇论文的学术水平，以侯仁之教授为首的答辩委员会和学术界参加评审的二十多位专家已经作了评价；对于负有指导责任的我来说，似乎没有必要再发表什么意见，而且读者完全可以在读过以后自己作出判断。

我只是想就这篇论文出版这件事讲点看法。

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从产生到现在尽管已经有半个世纪了，而真正取得进展，不过是最近二十多年的事。但中间又遭受十年浩劫，因而长期处于停顿状态。所以，尽管我国的历史地理研究有悠久的传统，有举世无匹的丰富的文献资料，但至今这门学科的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不少研究领域还是空白点，很多新的研究方法还没有进行尝试，已经取得的成果与我们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地位都是很不相称的。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是在各个方面用各种方法扎实实地研究，写出一批有质量的专著，填补目前存在的大量空白。只有这样，中国历史地理学体系的建立才有坚实的基础，中国历史地理的通论才能写好。我们当然希望培养出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通才，能够对历史地理学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入的了解，既能自如地运用历史文献，又能熟练地掌握现代地理研究方法，善于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但是面对着我国如此漫

长的历史和如此辽阔的疆域，我们只能够一个个专题、一个个时期地开展研究，只能够组织大家用各种方法，从不同的侧重点进行探索，才能逐步造就比较全面的人才，产生比较完整、系统的著作。

这篇论文是历史人口地理方面的，时间限于西汉二百年，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作者做了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在研究方法上作了新的尝试，填补了一项空白，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建设是很有意义的。如果作者继续努力，把中国历史人口地理一阶段一阶段地研究下去，如果更多的同志在目前还是空白的领域也这样做，那末中国历史地理学成为一门完整的学科这一目标就不难达到，历史地理学界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也是为期不远的。

葛剑雄同志没有上过大学，在考取研究生之前没有受过历史地理方面的专门训练，又经历了十年动乱，但由于他长期坚持自学，有比较扎实的历史和地理基础，有比较广泛的知识面，在工作实践中提高了分析判断能力，所以很快适应了这门学科，并且在短时期内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现在有些青年同志对历史地理学有畏难情绪，我相信，葛剑雄同志的例子，可以使他们受到鼓舞，增强信心。

目前中青年的著作出版不易，而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同志热情支持这篇论文的出版，这是值得赞扬的。我希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今后将有更多的历史地理专著、更多的中青年的著作与大家见面。

谭其骧 一九八四年一月

目 录

| | | |
|--------------------------------------|-----|-----------|
| 序..... | 谭其骧 | 1 |
| 绪论 | | 1 |
| 第一节 研究历史人口地理学的意义 | | 1 |
| 第二节 研究中国历史人口地理的有利因素 | | 4 |
| 第三节 本文以西汉时期为研究阶段的原因 | | 7 |
| 第一篇 各阶段的人口数量与人口增长率 | | 9 |
| 第一章 现有研究成果及史料的评价..... | | 9 |
| 第一节 关于西汉初人口数的研究状况 | | 9 |
| 第二节 《汉书·地理志》户口数的意义 | | 11 |
| 第二章 从文献记载考察各地区、各阶段的人口变化 | | 18 |
| 第一节 从部分侯国推测第一阶段的人口增长 | | 19 |
| 第二节 部分地区一、二、三阶段的人口增长 | | 23 |
| 三辅地区(23) 原长沙国地区(25) 原吴国地区(27) | | |
| 第三节 部分地区二、三阶段的人口增长 | | 28 |
| 真定国(28) 泗水国(30) 齐郡和临淄县(30) | | |
| 第四节 部分地区第三阶段的人口增长 | | 31 |
| 山阳郡(31) 莆平侯国(32) 扶阳侯国(32) | | |
| 第三章 从人口变化规律考察西汉期间的人口增长率 | | 33 |
| 第一节 人口政策 | | 33 |
| 第二节 婚姻状况 | | 34 |
| 第三节 生育状况(总生育率及繁殖率) | | 40 |
| 第四节 净繁殖率 | | 43 |

| | |
|---|-----------|
| 第五节 家庭规模 | 45 |
| 第四章 从农业生产及粮食产量考察人口的增长 | 48 |
| 第一节 粮食产量与人口的关系 | 48 |
| 第二节 主要农业区与垦田面积 | 49 |
| 第三节 农具、耕作制度、水利设施 | 54 |
| 第四节 粮食亩产的估计 | 57 |
| 第五节 从三辅地区的粮食产量增长率推测全国水平 | 59 |
| 第五章 关于武帝、宣帝时期的人口变化 | 63 |
| 第一节 武帝时“户口减半”的文献记载 | 63 |
| 第二节 武帝时影响人口变化诸因素的分析 | 65 |
| 1. 自然灾害 | 65 |
| 2. 战争与徭役 | 67 |
| 3. 严刑杀戮 | 71 |
| 4. 赋税制度的改变 | 72 |
| 5. 结论 | 72 |
| 第三节 武帝末年至宣帝时户口数的特殊现象 | 76 |
| 第四节 几种误解的剖析 | 79 |
| 本篇结论 | 83 |
| 第二篇 人口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原因 | 85 |
| 第六章 人口的地理分布 | 85 |
| 第一节 研究现状的评价 | 85 |
| 第二节 利用《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汉志》测定人口密度的 几个问题 | 87 |
| 1. 北方、西北边区的计算范围 | 87 |
| 2. 行政区划变动的处理： (1)广平国(91) (2)信都国(92) (3)梁国(92) (4)会稽郡(93) (5)儋耳、珠崖二郡(93) | 91 |
| 3. 几项说明 | 94 |
| 第三节 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表及其说明 | 96 |

| | |
|-----------------------------|------------|
| 第四节 人口分布概述 | 100 |
| 第七章 人口分布的形成原因 | 105 |
| 第一节 自然条件 | 105 |
| 第二节 经济条件 | 108 |
| 第三节 政治条件 | 116 |
| 第四节 历史条件：秦代人口迁移及其影响 | 120 |
| 第五节 社会条件 | 126 |
| 第六节 上述诸因素的相互关系和影响 | 127 |
| 第三篇 人口迁移 | 131 |
| 第八章 关中的人口迁移 | 131 |
| 第一节 汉初的“实关中”政策 | 132 |
| 第二节 陵县的设置与徙陵县 | 137 |
| 第三节 其他徙关中类型 | 151 |
| 第四节 自关中迁出的类型 | 156 |
| 第五节 人口迁移数的推测 | 159 |
| 第六节 人口迁移的特点和影响 | 161 |
| 第九章 西北地区的人口迁移 | 164 |
| 第一节 内地人口徙边 | 164 |
| 第二节 匈奴人的内徙 | 170 |
| 第三节 汉人徙入匈奴 | 176 |
| 第四节 羌人、氐人的迁徙 | 180 |
| 第五节 汉朝内地与西域间的人口流动 | 183 |
| 第十章 东南地区的人口迁移 | 187 |
| 第一节 汉初人口的基本状况 | 187 |
| 第二节 越人内徙 | 188 |
| 第三节 武帝时徙民会稽辨正 | 193 |
| 1. 有关史料分析 | 193 |
| 2. 会稽不具备接纳大量移民的条件 | 195 |
| 第十一章 其他地区的人口迁移 | 198 |

| | |
|------------------------|-----|
| 第一节 西南地区 | 198 |
| 第二节 南部地区 | 199 |
| 第三节 东北地区 | 202 |
| 第四节 特殊迁徙地——房陵、上庸 | 204 |
| 结束语 | 206 |
| 后记 | 207 |

附 表

| | |
|----------------------------|-----|
| 1. 部分侯国的户口增长 | 20 |
| 2. 人口密度最高郡国 | 29 |
| 3. 各州每户平均人口 | 46 |
| 4. 各州人口密度 | 53 |
| 5. 武帝期间人口增减年份统计 | 74 |
| 6. 部分侯国户口增长率比较 | 80 |
| 7. 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人口密度 | 96 |
| 8. 人口密度最低郡国 | 101 |
| 9. 元康四年有后裔注籍关中的功臣侯 | 143 |
| 10. 元康四年后裔不在关中注籍的功臣侯 | 145 |
| 11. 徒关中实例表 | 147 |
| 12. 自关中迁出实例表 | 156 |
| 13. 西汉徙陵县人口及其后裔统计表 | 161 |
| 14. 关中内部迁徙实例表 | 163 |
| 15. 匈奴降人封侯内徙例表 | 172 |
| 16. 东越降人封侯内徙例表 | 192 |
| 17. 南越降人封侯内徙例表 | 201 |
| 18. 朝鲜降人封侯内徙例表 | 203 |
| 19. 徒房陵、上庸诸侯王例表 | 205 |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历史人口地理学的意义

同现代人口地理学一样，历史人口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也应该是人口体系中特殊类型的社会关系，即反映人口与其生息的环境的关系，由此派生出来的是人口的地理分布及其规律。

关于研究人口地理学的一般意义，这里似不必赘述，需要着重说明的是研究历史人口地理、特别是我国古代人口地理的特殊的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生命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
系。”^①因此，研究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或其中的某一阶段，人口以及这些人口同自然界的关系应该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一定生产力水平下的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是决定社会财富规模以及经济能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的数量必然会影响社会的发展，起着延缓和加速历史进程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明确地阐明了生产力的增长、需要的增长以及意识的发展最初都仰赖人口的增长，并且，“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②

当然，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把人口看成是具有一定年龄性别构成的和数量有限的人们的总和，而是把人口理解为一种复杂的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下同），24、25页。

社会现象。但是在人类的早期历史阶段，人口数量、人口性别和人口年龄这样一些人口标识在生产中曾经起过主要作用，因为物质生产力越不发达，单纯的人力所起的作用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人口的数量，尤其是男性青壮年的数量对一个民族、国家、地区、集团的生产力（或者战斗力）往往具有决定意义。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象巴比伦、埃及、中国这样一些文明古国早在数千年前的奴隶社会中就进行了人口调查，为什么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如此重视人口调查。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历史人口地理与研究近代或当代的人口地理具有同样大的作用。

“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①。人和自然相互制约的关系首先表现在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上。作为自然界的产物的人，当然离不开赖以生存的环境，当人类还处于原始时期以及生产能力很低的情况下，自然环境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类的早期文化都产生在自然环境比较适宜的地区，而自然环境最适宜的地区，如黄河流域、尼罗河三角洲、两河平原，都孕育着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人口的数量一般也与自然环境所能提供的生存条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人口的分布与自然环境的优劣基本是一致的。

但是，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文中所指出的，人与动物不同，人能从事生产；而动物所能做到的最多是“搜集”^②。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生产力的发展，人类逐渐从适应自然发展到利用自然、进而改造自然。因此，不能把人口再生产看成植物、动物和人类的发展趋势都是一致的^③。尽管自然环境始终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但总的说来，已经不再是决定性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页注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72页。

③ 参阅《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下同），430页。

在这种情况下，人口的分布也显示出人类社会的区域性差别，例如在相同的地理条件下，由于开发的先后或生产力发展程度的不同，人口密度会有悬殊的差别，人为的人口迁徙同样会造成人口分布的巨大变化。

“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①。当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以后，人口的变化必然具有阶级的特点。在各个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在某种社会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存在着各自的人口规律，对各该时期的历史发展产生其独特的影响。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在封建统治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地主阶级人口的增长速度一般都大大超过农民人口和总人口的增长速度，这种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对当时的社会和某一地区的发展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②。又如封建统治者往往把大量人口强制迁移到其政治中心附近地区或者边疆地区，这类迁移当然也会在客观上起到某些积极作用。但往往由于迁入人口的数量超过了当地生产的负担能力，只能仰赖遥远地区的粮食供应，从而产生新的消极影响。

总之，古代的人口及其分布是自然环境、社会生产力和人类本身的能动作用的复杂产物。因此，研究古代的人口及其分布规律对于解释自然、社会和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复原其中某一方面，无疑具有重大意义。由于自然界的沧桑、社会的变更、文献资料的湮没，有些方面已经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复原了，而人口的分布却能起到一把钥匙的作用。例如关于黄河下游在战国以前的河道，历史记载极少，又由于黄河及河北平原诸水决溢改道频繁，古河道与冲积物交互错叠，通过实地考察也无法复原出二千多年前的水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692页。

② 详见拙作《略论我国封建社会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但是，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都告诉我们，在河北平原的中部迄今还没有发现战国前的人类遗址或居民点，也就是说，这一地区在当时是人口分布的空白点。这就得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当时的黄河下游水道正是在这一广阔地带频繁地改道或漫流^①，以至人类无法在这一带定居生息。又如，根据确切的文献记载或考古发掘，在今天的某些沙漠深处、湖泊底下存在着古代居民点或文化遗址，这就雄辩地证明，当时这些地区是适宜人类居住的，或者说是地理环境比较优越的。同样，某些今天十分贫瘠的地区，历史上曾经拥有比现在高得多的人口密度，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探索该地区自然和社会演变的确切的线索和衡量的标准。所以，一方面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离不开当时的地理（自然的和人文的）、历史、社会的状况；另一方面，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解释或补充这些状况，使我们更正确地认识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有助于人类今天和未来的进步。

第二节 研究中国历史人口地理的有利因素

然而，要研究历史人口地理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有些障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将是无法逾越的。

首先，关于人口数量的统计尽管对人类来说已经有了数千年历史，但是在古代，这种调查往往是不精确的、不完整的。况且，即使是这样的资料，也大多早已散失。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在一个地区同时进行逐人登记的现代人口普查开始于十八世纪末年，各国可以作为人口研究依据的、比较确切的统计资料一般都不过数百年历史。近年来，有的学者运用现代计算技术推算出了千余

^① 见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载《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12月。

年甚至数千年前的人口数。但由于他们的原始依据太少，所以这些结果的准确性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其次，即使对历史上已有的人口统计数，要确定他们居住的范围和面积，或者说要确定他们在各个不同地区的人数，也同样是非常困难的。而如果没有这一步工作，人口的地理分布就毫无依据，充其量只能进行一些没有任何数量标准的大致描述。关于历史上的疆域和行政区划一般都只有大略的说明，即使有一些幅员和距离的记载也往往是很不精确的。有地图保存下来的，且不论其精确性如何，更是屈指可数。一位世界知名的地理学家曾同笔者谈起他利用最新的卫星遥测照片和电子计算机测算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面积。很显然，这种计算结果之是否有实际意义，取决于对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复原，而这正是问题的困难所在，目前也是任何电子计算机所无法独立承担的。

相比之下，研究中国历史人口地理就具有比较有利的条件。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调查的国家之一。公元前788年，周宣王“料民于太原”^①，这是我国进行人口调查最早的确切记录。但是人口调查的开始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商代，因为一方面，当时已经建立起来的奴隶制社会必然产生对奴隶和其他人口进行调查统计的需要；另一方面当时已经具有统计较大数据的能力，这从在甲骨文中已出现三万这样的数字可以得到证明^②。

战国时，各国已普遍实行以县为单位的人口统计和上报制度

① 《国语·周语》。

② 据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1册，1976年版，201页。有的论著根据西晋人皇甫谧《帝王世纪》中的记载，认为我国在大禹时代就已经有全国性的人口调查数。实际上，皇甫谧的说法是不足为据的（在本文第一章还将讨论这一问题）。迄今为止的历史研究和考古研究虽然对传说中的夏朝未取得一致的结论，但在传说中的大禹时代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足以进行全国性的人口调查的政权存在，则是可以肯定的。因此不能将大禹时代作为我国人口调查的开始，更不能把《帝王世纪》记载的作为我国第一项人口调查数。

——上计：每年由县令将年度的人口增减和赋税收支上报国君。至汉代，上计制度已相当完整，每年由县、郡（国）逐级上报户籍，朝廷每年都可以掌握人口总数和各项具体数字的变化^①。以后直至清代，这种制度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我国现存最早的全国人口统计数是《汉书·地理志》所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户口数。这也是世界上最早、最精确的全国人口统计数，因为埃及、巴比伦早期的人口调查并没有留下确切的数字。《旧约》所载以色列国公元前十世纪的人口数只包括二十岁以上能战斗的丁男，并非全国人口数。而公元初罗马帝国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前28年—公元14年）所进行的三次人口调查，当代多数学者认为并不包括妇女和儿童^②，而在其统治末期仅留下了七千万至一亿这样极其粗略的人口估计数^③。

不仅如此，这项数字还包括当时置于西汉政权直接统治下的103个郡和国的户口数、长安等5县的户口数和宛县等5县的户数，这就为研究当时人口的地理分布、家庭规模的地区差别等提供了可靠的数量依据。

从公元初直到近代，我国的人口统计资料基本上没有中断，而且一般都包括全国总数和分地区的数字。同时，我国的疆域、政区的资料也是相当丰富、比较完整的，前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考证也用力最勤，所以历史上各个王朝和各个时期的疆域及主要行政区划大致是可以复原的。这就为人口分布的研究提供了地理范围的根据，并可由此而推算出各地区的面积。

这两项数据都是研究历史人口地理所不可或缺的、最基本的依据——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财富。当

① 详见拙作《秦汉的上计和上计吏》，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②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总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③ 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674页。王以铸译本，三联书店1957年版。

然，仅仅依靠这两项数据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对历史时期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与人口的变化有密切关系的各个方面的材料进行搜集、分析和整理，才能理解这些基本数据的实际意义。所幸这些资料我国也是堪称丰富的。

凭借这样有利的条件，我们应该在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方面取得超过其他国家的、第一流的成果。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不但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而且很多基本的研究工作还没有进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国近代的地理学和人口学基础落后、起步较迟，很多分支的研究工作还没有很好进行。另方面，掌握地理学、人口学方法的学者往往由于不熟悉历史资料或不能正确运用文献资料而不能得到理想的结果；历史学家一般又不能运用新的研究方法从更加广阔的角度对史料作出科学的解释。解放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口问题和人文地理学实际上被列为禁区，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当然无法开展。今天，当我们重新进入这一领域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数量有限的文章，不少还是三十年代的旧作。这与世界上科学研究日新月异的进展是多么不相适应！与我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的优势地位又是多么不相称！

现在，禁区已经打开，“左”的影响正在肃清。我们完全可以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充分发挥我国历史文献资料的优势，争取高水平的成果。笔者在撰写这篇论文时，正是本着这样的信念。

第三节 本文以西汉时期为研究阶段的原因

笔者为什么要选择西汉作为研究的阶段呢？

首先是考虑到这一阶段的历史意义。西汉是我国第一个长期稳定的封建帝国^①。全国被置于统一的政权之下，虽然在秦始皇时已经实现，但由于秦朝存在的时间太短，长期分裂造成的经济、

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差异、包括人口分布的差异不可能得到消除，封建行政制度的正常功能也还来不及发挥出来。而西汉二百余年，特别是在武帝开疆拓土以后，全国长期处于统一的封建政权之下，国家机器的职能发挥了正常的作用。西汉的疆域幅员之广，仅盛唐能与之相比，而其疆域的稳定性又大大超过了唐代。因此，我们可以把西汉的人口及其地理分布看成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综合结果；看成是在我国特定的地理条件下，封建制度的功能得到发挥的情况下自然、社会和人类本身的复杂产物。同时，也可以把这些作为衡量的尺度和比较的标准，用以研究此后封建社会的各个阶段，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其次是因为《汉书·地理志》记载的西汉末年人口数以及分地区的人口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也比较准确的人口统计数（详见第一章第二节）。尽管要研究西汉一代二百年的人口情况，仅有末年的数字实在太少，但与以后朝代户口数的虚假混乱相比，这项数字所提供的坚实基础是相当可贵的。

最后还因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同样亟待改变和提高。

关于西汉的人口数量，除了末期有现成的数字外，对其初期和中期的人口数从未有人作过认真的研究。关于西汉人口的地理分布，自从劳干在三十年代发表了两篇论文以后，还没有什么超过劳氏的研究成果。而从今天的要求来看，劳氏的研究当然是初步的。关于西汉的人口迁徙也缺乏比较系统的研究论文，在其他著作涉及这一内容时，一般都没有定量分析，也缺乏比较完整的归纳。

笔者认为，在现有的条件下，通过认真的研究和严肃的论证，这三方面的问题是可以大致得到解决的。

① 关于我国封建社会的起点，目前史学界有几种不同的意见。本文采用了封建社会始于秦汉之前的论点，因为笔者认为，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之外，即使从行政制度包括人口调查制度来看，秦汉时期也已在此前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并奠定了封建制度。